

金魚

费利佩·蒙托罗 著



金 鱼

〔秘鲁〕伊萨克·费利佩·蒙托罗著

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
七六届工农兵学员及部分教员集体翻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七七年·北京

Isaac Felipe Montoro

LOS PECES DE ORO

Editorial y Litografía Lima S. A.

Lima, 1971

金 鱼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印 刷 厂 印 刷

字 数 144,000 开 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 张 8

1977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版

1977 年 4 月 北 京 第 1 次 印 刷

书 号 10019 · 2418

定 价 0.77 元

秘鲁渔工斗争的序曲

——代序

《金鱼》是秘鲁第一本描写渔工生活的小说，发表于一九七一年七月。作者伊萨克·费利佩·蒙托罗出身于下层社会，曾当过报贩、木工、海员、洗衣工人、歌手、报纸校对等。这本小说，通过对秘鲁卡拉俄港渔工的生活和斗争——今日秘鲁渔业生产状况的一个断面的描写，反映了秘鲁人民要求维护民族权益，要求采取必要措施以改善人民生活的愿望。然而，也正象许多小资产阶级作家一样，作者的思想情况比较复杂，因此，小说中也包含着一些夸张的描写和不必要的情节。

秘鲁的渔业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帝国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大国对鱼粉、鱼油需要的激增而发展起来的。秘鲁地处太平洋东岸，有漫长的海岸线，沿海一带是南美的主要渔场之一。它的海域里盛产一种叫做“安乔凡塔”的小沙丁鱼（也叫做鳀鱼）。这种鱼含有丰富的蛋白质，是制造鱼粉、鱼油的原料。从七十年代起，秘鲁的渔获量一直名列世界前茅，鱼粉、鱼油的出口占全国外汇收入的百分之四十左右。这种小鱼对秘鲁来说，真是金子一般宝

贵的自然资源。可是秘鲁的渔业尽管发展迅速，它的主要生产部门却为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所垄断，它的大部分产品以及产品的价格，均为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所控制，秘鲁的广大渔业工人遭受着深重的压榨和剥削。

小说一开始就展现了一幅悲惨的场面：渔工昌蒂在捕鱼时不慎炸掉了自己的双臂，生命垂危，无人理睬；船老板借口他违禁使用炸药，一个钱都不肯给。这件悲惨的事故彻底戳穿了资本家制造的似乎当渔工能赚大钱的假象。事实上，渔工跟其他劳动者阶级一样，生活在社会的底层，被资本家剥削得“只剩下一张又干又瘪的皮，就象榨掉了油，去掉了胶，磨成了粉的沙丁鱼一样”。小说中昌蒂和他同伴们的悲惨遭遇，正是现实生活中秘鲁广大渔工苦难生活的一个缩影。

哪里有压迫和剥削，哪里就有反抗和斗争。小说从昌蒂双臂被炸，他的同伴们群起向资本家展开说理斗争起，到最后失业渔工忍无可忍，终于冲破资本家的封锁，夺船出海止，描写了广大渔工同资本家及其走狗进行英勇斗争的广阔场面，反映了秘鲁人民在斗争中的新的觉醒。尽管作者反映现实斗争有一定的局限性，并且也未能充分揭示斗争的本质和发展的方向，但是从作品中，我们还是能够看到，渔工们的斗争不仅是工人阶级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而且，还同保卫还是出卖祖国资源这一民族矛盾交织在一起。这一点，对于今天受到苏美两个超级大国霸权

主义的欺凌、压迫和剥削的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是具有普遍现实意义的。作者明确地描写了渔工和资本家这两个对立阶级的斗争。渔工们反对把民族资源拱手让给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反对渔业资本家的剥削，也反对外国资本对秘鲁渔业生产的控制，更反对外国渔船闯入秘鲁领海进行海盗式的掠夺。霍苏埃、恩玛努埃尔等人就是渔工中的代表人物。霍苏埃不顾个人利益，忍受同伴们对他的误解，一心为发展民族渔业而去开拓新渔场。老渔工恩玛努埃尔很早就发现了新渔场，但一直保守秘密，怕落到外国掠夺者的手中。与此相反，那些资本家却唯利是图，他们迫使广大渔工到海上大肆捕捞，根本不顾民族经济的利益；为了赚钱，他们甘心为帝国主义和外国资本效劳。菲加里就是这个阶级的典型人物。他原先是个连杯咖啡都喝不起的穷光蛋，靠了拍马钻营、投机取巧的本领和对成千渔工的残酷压榨而发了财，一跃而成为渔业界的寡头。这个无耻之徒，为其剥削者的贪欲所驱使，不顾广大渔工的死活，用尽心计要把所有的小船毁掉，换成从外国买进的打鱼多、雇工少的大渔船，以攫取高额利润。他勾结纽约的交易所，虚报出口数字，逃避税收，甚至要挟政府，大干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勾当。

然而，作者虽然描写了渔工们和资本家进行的斗争，但是并没有，也不可能为渔工们指出一条真正的解放的道路。主人公霍苏埃认为只要渔工们自己有了渔船就能避免

资本家的剥削。“库拉松”号沉没后，渔工们以分期付款方式赎购了一条“希奥尼娜”号新船。这个情节实际上就是当时秘鲁政府大事宣传的“合作化运动”的一个反映。一九六八年上台的秘鲁军政府，曾经在政治和经济方面推行过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例如中小企业的合作化运动，政府机关的道德化运动，农村的土地改革，以及对外国跨国公司和外国资本的收归国有和限制等等。这些政策和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民族经济和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限制了帝国主义和垄断资产阶级的剥削和掠夺，缓和了国内的阶级斗争，但是它们的本质是改良主义的，因此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秘鲁的深刻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小说里描写“希奥尼娜”号的合作化渔工辛辛苦苦打了成百吨鱼，却因垄断资本家的鱼粉厂拒绝收购而白白烂掉；最后，这条合作化的渔船还是落到菲加里的手中。这个结局正是这种改良主义必然碰壁的明证。支持这些政策和措施的渔工霍苏埃在小说中被描写为英雄人物，但是老渔工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要比他深刻一些，成熟一些。几十年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斗争的经验，使这位老渔工宁肯失业挨饿，忍受渔禁期的痛苦，而始终不把发现新渔场的机密泄露出去。他知道，祖国的自然资源如果不为全体人民所掌握，难免不遭外国渔船的浩劫。

的确，老席尔瓦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小说中就描写了这样的一些场面：一条日本渔船闯进秘鲁海域偷猎鲨

鱼，碰上了为同一目的而来的美国渔船，双方争夺猎物，互相开枪轰击；一条挂着黎巴嫩国旗的神秘大船，勾结菲加里的走狗拉巴杜船长，大搞走私麻醉毒品大麻叶的勾当；在秘鲁渔船的作业现场旁边，虎视眈眈地停着两条挂着荷兰国旗的大加工船，要强行收购秘鲁渔船捕捞的鱼，立刻加工成鱼粉，装载而去。秘鲁的领海，竟是谁家的天下！这些场面，就正是今天两个超级大国疯狂推行海洋霸权主义，掠夺第三世界国家海洋资源的真实写照！

美帝国主义一向把拉美国家看成它的“后院”，把拉美国家的领海看作它的“内湖”。它的军舰、渔船在“内湖”任意出入，肆意捕捞。据统计，仅在一九七一年，美国渔船在秘鲁和厄瓜多尔海域内非法捕捞的金枪鱼一项，就价值一千五百万美元。苏修社会帝国主义加紧推行海洋霸权主义，它的海盗渔船遍及全世界的每个角落，大肆劫掠世界各国的海洋资源和进行卑鄙的间谍活动。一九七四年苏修渔获量的九百八十六万吨之中，有百分之九十是在其他国家的海域内捕捞的。苏修对拉美国家富饶的海洋资源早就垂涎三尺，一九六六年起，苏修的渔船队就到达南美洲的大西洋沿岸；一九六七年初，就有不下一百艘苏修渔船出没在南美洲的海域，并在古巴建造了庞大的渔船基地。苏修、美帝互相勾结又互相争夺，肆意侵犯和掠夺拉美国家的主权和资源，不断激起拉美国家人民的反抗。

我们伟大的领袖和导师毛泽东主席早就指出：“拉丁美

洲的人民，并不是顺从美国帝国主义的奴隶。”^①如今，“后院”早就不再平静，“内湖”掀起了反抗的波涛。自从一九四七年秘鲁、智利两国首先提出二百哩领海权的要求以来，拉美人民反帝反殖斗争的形势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目前，捍卫二百哩领海权或二百哩经济专属区的斗争已经成为拉丁美洲和越来越多的第三世界国家反对苏美两国海洋霸权主义的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日益清楚地认识到，捍卫二百哩海洋权的斗争是一场侵略与反侵略、掠夺与反掠夺、霸权与反霸权的斗争。中国人民坚决支持拉丁美洲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这一正义斗争。

伟大领袖毛主席又教导我们：“帝国主义最怕的是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民觉悟，怕世界各国人民的觉悟。”^②当前，秘鲁人民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人民以及所有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反对超级大国霸权主义的斗争方兴未艾。小说结尾时，死难渔工盖洛巴纳的新生儿子用小手抓住一条沙丁鱼，渔工们高兴得欢呼起来，预示着秘鲁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丰富的自然资源，一定会被新的一代——在斗争中日益觉醒成长的拉丁美洲人民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成为建设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造福于人民的财

① 见《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

② 见毛泽东主席《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人士的几次重要谈话》，《新华半月刊》，1960年第10号。

富。我们相信，在觉悟了的世界人民的斗争面前，苏修、美帝妄图霸占和瓜分世界海洋，掠夺第三世界国家海洋资源的阴谋，是注定要失败的。第三世界各国人民只要加强团结，坚持斗争，他们的反帝、反霸的正义事业就一定会不断取得新的更加伟大的胜利！

上海海洋渔业公司工会理论组
上海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专业《金鱼》评论小组

第 一 章

鱼群！蔚蓝的大海里出现了一滩紫黑色的鱼迹。这片深紫的阴影是一群数不清的鱼，一堆海洋的财富。人们从晨曦初露一直到桔黄色的落日染红云彩，整整等了它一天了。“准备好！要下网啦！”库拉松号的船长大声给船员们下命令。

渔船随着波涛起伏摇晃。船长命令下网，于是，一大堆鱼网慢慢地放下水去。小围船上的水手拉紧了船头的缆绳。拴在网边上的浮子犹如一条长蛇在水上漂动；船打着转，拖出一道水印，蛇也越来越长，围成了一个圆圈。沙丁鱼被围起来了。成百只灰白色的海鸥欢悦地扑击着双翅，雨点般地扑向围网的区域。它们抢夺着一条条扭动着的、绝望地挥动着尾巴的小鱼，叼住一条就腾空飞起，乍看起来，仿佛一条条白手帕在道着再见。

船长和船员们在“漂流着”^①。远处，可以看到一圈渔船在寻找沙丁鱼群，就同刚才库拉松号一样。渔工们从未碰

① 渔工口语，指渔船停在海面不动，渔工们在甲板上进行捕捞作业。

到过这样倒楣的日子，但是，没有一条船会空着船舱回码头的。这些人有本事一连几天在远海过夜，直到倔强的鱼儿被他们抓住。一天下多少次网也无所谓。

在库拉松号上，强悍的古铜色皮肤的人们准备用滑车了。鱼网通过吊杆顶端的滑轮收了起来。渔工们收紧鱼网，一股咸味的海水往他们身上浇来，浇到浅黄色的雨衣上。

“小心！眼睛老要看着上面。过来一点，要不滑轮掉下来会把你砸得稀巴烂的。”船长对一个新船员喊着。

如果网环收得慢，不及时把网兜起来，沙丁鱼就会钻进深水里逃走。

“用力啊，再加把劲。把船头的缆绳拴到船舷上，”库拉松号的船长拉巴杜说，“沙丁鱼都兜在网里了。”

滑车还在转着。这家伙又大又笨重，样子象一个银色的轮盘，发着单调、难听、刺耳而且使人讨厌的响声。

桅杆上的吊索一紧一松，一根根的吊杆一上一下，就象一只孔雀把它的羽屏忽而张开忽而闭上。这活儿又繁重又危险。常常一根吊杆砸下来，打在渔工身上，那就肯定活不了。然而，渔工们却很镇定，他们每一刻都在玩弄着生命。如果掉在水里被网套住，就会象一条鱼一样，再也无法浮出水面，就要被淹死。惊人的沉默，没有一个人发笑。船长不时地呼喊，骂着人；顺从的船员们默默地听着船长专横的命令。

拉巴杜有一副大胆、精明、野心勃勃的表情。他是一个残暴的人，人们早就受够了他，但是没有在别的船上找到工作之前，只得再忍受一下。有时，他变得忧郁、沉默，那是他的野心在考虑怎么捕鱼发财致富。

库拉松号船上的人们，一个个都是虎背熊腰，肚皮扁平，没有一个是病弱的。被艰苦的海上生活折磨老了的皮肤，使他们显出一种忧伤而粗野的神态。他们都寡言而爱沉思，当然也有爱饶舌的，还有象霍苏埃·卡纳雷斯那样的有阶级觉悟的真正的演说家。霍苏埃是一个沉静的船员，然而如果法律不保护他的同行时，他就会怒不可遏。

一般说来，秘鲁的渔民都没有多少文化，虽然，今天也有一些有学问的人混进了渔业，但他们多半是怀着短期内赚一笔大钱的野心。

有一个现象看起来挺怪，渔工们一会儿还是风平浪静的，突然间会狂怒得象狂风暴雨。他们动武的时候，比如吵到不可开交的时候，就会大发雷霆，而且不止一次以悲剧收场。

说句实话，他们在船上是不被尊重的，住的是统舱，那里肮脏得使人想起牢房里的破床。几根旧桅杆就是床架，床单满是污垢，到处是铁锈。渔工的衣服也沾上了黄锈，发脆，不经穿，因此大部分人赤膊干活。

“白忙了一场！”看到一张空网露出水面，人们火冒三丈地喊了起来。

“又是些破鱼。”

沙丁鱼逃走了，只有几条小鱼在里面乱跳。还有几只蜘蛛似的小红虾抓在网上。到底还不够老练。船长拉巴杜轻蔑地看了鱼网一眼。他在船桥的栏杆上靠着。海水中，贴着右舷漂浮着一些彩色的小鳞片，象一盏盏小灯，闪耀着黄的、白的、绿的、红的光芒。

“真他妈的走运。”昌蒂说。他是一个肌肉发达的船员，人家说他是挺能照顾家庭的好父亲。“难道我们抓不到鱼就回去？我惦着五个孩子啊！大的孩子上学要买书，我要是不买给他们，我老婆可要找我麻烦了。”

大家垂头丧气地回船舱去了。

浅蓝色的天际迸出几颗昏暗的星星，这是夜的语言。精疲力尽的渔工们躺下了。他们睡着的时候，脸上蒙着一层凄楚的阴影，尽管隐隐约约，但是看得出这是海上渔工的痛苦表情。他们花尽了力气，结果一场空，使他们更增加了疲劳的感觉。他们眯缝着眼睛，思念着陆地，对家庭的怀念充满了头脑。有些单身汉则想着某个街头姑娘的温存，希望再碰到她，重温那迷人的夜晚。

一个见习水手拿起水龙冲洗甲板。这是个年轻的短工，他被海上的冒险生活迷住了。水浇在甲板上，流进了排水管。任性的小伙子光着脚板，劈啪地踩着水。黄昏时分，渔工们都在整装，想打扮得象样一点上岸。

螺旋桨的噪音和海浪声交织在一起，这是劳累了一天

之后唯一能听到的声音。上面，驾驶室里，船长操着舵轮，保持着罗盘指引的航向。过了一会，一个船员来接替他的工作。他给船员交代了船的航向，然后回到他的船舱，整个航程中他就可以睡觉了。

由于一天来毫无所获，船员们个个愁眉苦脸。远处隐约可见高耸的海岸，一段一段的，仿佛一个大平台支撑着一排排深褐色的楼房；那上面的灯光，在暮色中就象一团团余烬里的火星，闪闪点点。

船长拉巴杜听见声纳的信号有了变化，就高喊起来：“沙丁鱼，快准备！沙丁鱼，各就各位！”

果然，声纳的纸带上标出了一道道棕色的鱼迹，表示船已经进入渔场。这一次鱼群可再也跑不了啦。沙丁鱼已经溜掉七次了。

“沙丁鱼，又是沙丁鱼。”盖洛巴纳搔搔头皮说，明显地流露着悲观的情绪。“要是再打一次空网怎么办？大家都已经精疲力尽了，可不能再白干了呀！”

声纳继续显示着有沙丁鱼。

“多少总得打一点哪！”渔工霍苏埃·卡纳雷斯说。他是一个熟练的绞车工。

这时，热爱家庭的昌蒂想起了自己的五个孩子，想起了最小的孩子在出麻疹，整天在家里哭闹；他又一次想起了孩子上学要的书本。“如果我不带钱回家，我老婆又要对我发脾气了。”倒楣的念头缠住了他。昌蒂想出了个什么办

法哟！

“要是这一次沙丁鱼再不落网……”昌蒂带着因为缺钱花而弄得走投无路的那种烦恼情绪，喃喃自语地抱怨着。他心烦意乱地穿上雨衣，想想还不如留在船舱里休息，但是船上没有人敢于违抗船长的命令。

“快一点，昌蒂，船长在下网了。”老船员恩玛努埃尔·席尔瓦说着，很快地走了出去。

再过几分钟，网就要收口了。但是，昌蒂穿着雨衣还留在那里，沉思着，没有离开船舱。他在转什么念头？失去信心了吗？又打了空网吗？这一整天他们太倒霉了。

“该死的沙丁鱼，为什么就逮不住呢？”昌蒂想。突然昌蒂蹲了下来，手伸到床铺底下，取出一筒炸药。他流着汗喘着气凝视着它；他知道法律严禁使用炸药捕鱼。

“但是只有这个解决的办法，这下子就溜不掉了。”

船上有一根叫吊网杆的大杠子，它顶上有一个钩子，鱼网收拢口以后，就用它起网。这时候，沙丁鱼已经兜在网里，但是还不一定，还可能溜掉。

昌蒂走上甲板，嘴里叼着一支点燃的烟卷，手里拿着那筒炸药。看到他的伙伴们正在费力地干活，使他更加神志恍惚。他没有计算扔出炸药的时间就点燃了导火线。炸药在他手里爆炸了。一声巨响，大家都吃惊地转过头来，顿时吓呆了。真惨哪！多么可怕的景象！船员昌蒂仰面躺着，失去了双臂，鲜血象两根水管那样往外直冒。甲板上的水

都染红了。有人喊：

“两条手臂都炸掉啦！”

“得赶快止血，流血太多就完了。”戈多喊。大家就象自己亲身遭到不幸似的，都想跑去救护昌蒂，可是，突然又都停住了，因为拉巴杜在高叫：

“先把活儿干完，不能叫沙丁鱼跑了。有一个人照顾受伤的就够了。”

戈多用一根缆绳给伤者止血，同时，其他的船员一面继续干活，一面紧张地看着已经没有手臂的渔工。他好象不再呼吸，失去了知觉。

吸鱼泵的管子头插到网里，成千条沙丁鱼吸进了船舱。这网打得十分成功，根本没有必要使用炸药。

戈多给受伤的人止了血，又给他包上绷带，然后摸了摸他的脉搏，几乎摸不出来了。戈多说，渔船应该立即驶回码头，把昌蒂送进医院。工作结束以后，拉巴杜漠不关心地说：

“谁叫用炸药的？难道有这需要吗？”

“他以为又要打空网了。”小围船驾驶员奥里亚诺说。

现在昌蒂没有了手臂，却好象长了两只小翅膀。一到码头，他被毫不在意地抬上了岸。繁忙的工作，使大家没有时间来怜悯他。他的僵直的躯体横在地上，等待着救护车的到来。

渔船连续不断地卸着沙丁鱼。烟囱里吐出来的浓烟消